

哦，香雪 教考衔接练-同技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鹰

丁迎新

不到十一点，兵就起了床，把穿衣服的声音压到几乎没有。①已经看了十几回班长交给的手表，没有一毫睡意，脑子乱糟糟的，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走出宿舍门，连队哨兵诧异地看了兵一眼，抬腕看看手表，比正常接岗时间早了半小时。

夜太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再轻也能听见。走出营区才按开手电筒，一束光直射出去，把黑暗刺出个窟窿，揭开了伪装。有了光亮，兵踏实了许多，光亮似乎是枪，可以随时消灭一切威胁。

半年的新兵生活结束，工兵哨正好轮到本连队，交到新兵排，每班一个月。昨晚第一次是班长带的，细枝末节交代了个清。八小时一班，提前十分钟接岗，从连队到哨位是半个小时路程，不得睡岗坐岗和做任何事，子弹袋和枪不离身，没有危及生命安全的情况绝不开枪，等等。还暗示，那是挖在山体中的工兵仓库，须保证绝对安全。兵能背出来。

营区在山脚，哨位在另一座山的半山腰，走出营房的地界就是荒草掩映的山坡，曲曲弯弯的小路越走越细，细到看不出是路。没有星光，黑暗如慢慢收紧的网，压迫着兵，冲锋在前的光亮也渐渐无力抵抗，兵的肌体在收缩，而且寒意渐浓，总感觉路边会有什么扑过来。

兵从小就胆小，不和大人一道，不敢出门。屋里灯不开，不敢进家。晚上睡觉用被子蒙着头，尿急了也憋着，不到天亮不下床。兵是爸爸逼着他当的，不把胆量锻炼好了别回来，这是爸的原话。兵很委屈，不是自己想胆小，是不由自主地就怕，究竟怕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比如现在就是。

总算接近了哨位，冷汗遍布全身，内衣沾在了皮肤上。这才感觉到握电筒的手有些麻木，另一只紧握成拳的手像是攥着一团火，松不开了。

站住！口令？

我是雄鹰。回令？

鹰击长空。

敬礼，交接，兵站到了哨位上，随着下哨战友手中的光亮隐入黑暗，世界只剩下了黑暗，紧紧围裹着兵，黑暗里什么都会有，什么都会出现，兵透不过气来。兵闭上眼睛，一层眼皮果然隔开了世界，不行，危险一旦出现，会措手不及。兵睁开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向周边的黑暗里搜索。习惯了黑暗的缘故，能看到近前模糊的影像，是树，是草，也可能是其他，兵握枪的手更紧，像弹簧，一触即发。

不行！是兵，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兵，我都怕，还怎么担负保家卫国的职责？兵的脸开始发烫，一直紧绷着的心也烫，烫得周身发热。今晚的口令不知道是谁编的，男人应该是鹰，军人更应该是鹰。

兵决定就现在的机会锻炼胆量，大好的机会。哨位方圆五步开外，是低矮的灌木草丛，再远些是成林的杂树，兵端枪在手，身体微躬前倾，开始迈进。右手食指贴紧扳机，大拇指紧贴保险，这是班长教的，开保险和击发可以在瞬间完成。走过灌木草丛了，走进杂树林了，②黑暗成团成堆汹涌而来，兵不再是兵，目光也成了枪，不顾一切地挺进。

大不了以死相拼！这是最坏的结果。如此一想，反而豁然了。

突然，啊的一声长叫在上空划过，紧接着是翅膀振动的气流和枝叶碰撞。兵一个激灵，枪口迅速抬起，直指向天，差一点就打开了保险。不知什么鸟，被兵惊动了，一场虚惊。

回到哨位，兵有了变化，心在心的位置，跳动有序，身体和肩背的枪一样正直，目光坦然扫视，黑暗尽在眼底。兵想笑，像打了一场仗，赢了，不累，反而精神抖擞。

谁在用力地擦洗天空吧，天微微地泛白了，泛蓝，泛青，主要是白。听见营区的起床号响了，兵一下子振奋起来，这才感觉到双腿麻木僵硬，感觉到深秋的寒，赶紧原地跺脚，伸展臂膀。

天边泛红了，山巅不改初衷，厚重坚挺。仰头间，兵发现一只鹰，在天空优雅盘旋，一圈又一圈。昨晚惊飞的，会不会是它？

鹰越来越低了，能看清它的翅膀和爪，兵目不转睛，脖子都仰酸了。突然，鹰化为一粒子弹，直射下来，兵的反应快，视线猛地下滑，一只野兔的身影一闪而过。鹰一个拉升动作，第一次突袭失败了，又开始画圈。兵看出鹰的凶狠来，开始担心弱小的兔，③迅速从地上捡拾石块，向天上扔。石块是无能的，还在远远够不着的高度就掉下来，兵还扔。可惜不能开枪，否则，非要了你的小命不可，看你还欺负弱小。

鹰飞走了，是认了输还是另寻目标，兵不知道。扔得用力过猛了，胳膊跟训练投手榴弹之后一样的酸痛。

厉害呀，把鹰都打败了！

文本二：

哦，香雪（节选）

铁凝

列车很快就从西山口车站消失了，留给她的又是一片空旷。一阵寒风扑来，吸吮着她单薄的身体。她把滑到肩上的围巾紧裹在头上，缩起身子在铁轨上坐了下来。香雪感受过各种各样的害怕，小时候她怕头发，身上沾着一根头发痒不下来，她会急得哭起来；长大了她怕晚上一个人到院子里去，怕毛毛虫，怕被人胳肢（凤娇最爱和她来这一手）。现在她害怕这陌生的西山口，害怕四周黑幽幽的大山，害怕叫人心跳的寂静，当风吹响近处的小树林时，她又害怕小树林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三十里，一路走回去，该路过多少大大小小的林子啊！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漫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

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她想，为什么坐了一路火车，竟没有拿出来好好看看？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她才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嗒”的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她又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她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啊！

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和了许多。④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啷啷”地歌唱。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成人的山谷。

（有删改）

1.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及艺术特色的理解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文本一多用第三人称叙事，但在兵心理发生转变的关键点却转用第一人称，更真实地呈现了兵心中的担当意识。
- B. 文本一末段意蕴丰富，既是兵的内心独白，是他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之后的自信的升腾，又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对其发出的由衷赞叹。
- C. 两篇文本都插叙了二人小时候胆小的经历，既可以丰富文章内容，使文章有了时间的跨度，又是对现有情节的补充，使得文章情节更加合理。

D. 两篇文本的语言都富有一定的诗意，但风格不尽相同，文本一更加简洁明快，有力量感，文本二更加诗意柔和，叙事性更强。

2. 下列对文中画线句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第①句，看了十几回手表，表现兵在第一次独自接岗前期待且紧张的复杂心理。
- B. 第②句，黑暗成团成堆地汹涌而来，写出了黑暗袭击过来，兵内心的恐惧状态。
- C. 第③句，向天上扔石块，是兵对弱小的同理心，也是他独自经历黑夜后强大的表现。
- D. 第④句，写月光明净、笼罩群山，暗示香雪的心中不再害怕，变得坦然而勇敢。

3. 文本一与文本二都呈现了主人公在一夜之间精神的成长，请分别分析促使他们成长的原因。

4. 天一中学校刊拟刊登《鹰》与《哦，香雪》两篇文章，并准备在“写作指导专栏”中就“小说如何表现人物心理”刊登指导文字。请总结以上两篇文本中涉及的表现人物心理的方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渔村的炊烟

简梅

①我的故乡在东南沿海的一个渔村。小时候，最喜欢和伙伴们爬到村后的山上，眺望鳞次栉比的房屋冒出的袅袅炊烟。那欢快、朴素的炊烟，从烟囱里徐徐而出，飘舞如轻纱，斜飞似绸带，它们与千变万化的云朵相互映衬，最终消失在海天远处。

②早晨、中午、晚上的炊烟各有不同。清晨时，海天还未醒来，零星的炊烟从斑斑青瓦间寂寥地现出身姿，村巷时近时远的鸡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闽江入海口飘来的薄雾，仿佛为炊烟铺了一层底色。炊烟中，可见影影绰绰的人影，传来一两声呼儿唤女、嘱咐添衣的叮咛，以及渔民收拾渔具窸窣窸窣的声响。等到一轮红日豁然展现在村庄的上方，烟色也渐渐浓重起来。而中午时的炊烟，则夹杂着饭菜的香气，大人们早已在案板及灶台前，削、碾、揉、捏、包、捻……忙活了半天，端上一碗碗新出锅的鱼丸、鱼面，滚烫着、蒸腾着。大老远，就能听见乡音俚语欢快地在左邻右舍间蔓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此时，炊烟再次从灶膛处升腾起来，风一拂动，便在幽深狭窄的村巷中徘徊，或在苔藓斑驳的土路上缱绻，然后化作浅淡的烟缕重返天空，向远处慢慢飘去。

③在我的乡愁记忆里，那亲切、轻盈的炊烟，满是温暖的气息。特别是到了逢年过节的日子，缕缕的炊烟就会集结成方阵，以一种别样的舒展、高旷，给人以亲情的召唤。那些海上捕捞归来的人，远远地望见炊烟，想象着家中锅灶旁忙碌的亲人，正在准备着热腾腾的饭菜，那饭菜中饱含着家人的汗水和智慧，氤氲着团聚的期待和喜悦。他们感觉辛劳顿消，浑身都暖和了起来。

④炊烟袅袅，迎来送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在大海上辛勤劳作，为的就是让渔获满满、炊烟不断。他们经过大风大浪的洗礼，愈加认定：家中灯火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便是人生的幸福。然而在过去，地窄、村偏、人穷的渔村，仅靠人的双手在茫茫大海上劳作，收获甚微。过去故乡紧缺柴火，人们得去外县山区找柴砍柴，而后雇船回乡，历经千辛万苦。而找一次柴仅能应付两三个月，一年得往返三四次。每每说起这些，老人们都叹息不已。为了节省柴火，渔村人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比如将好的柴块垫底，使火更旺，而将杂碎的柴薪铺在上面；烧完的火炭要扒出来，待冷却后二次利用，拿来生火炖汤、熬药；火灰可当肥料，一担卖五六角……

⑤改革开放后，渔村的生产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从单纯从事渔业，转变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除了从事海洋捕捞外，人们大力发展海产品养殖、冷冻加工、造船、织网等产业，收入有了显著提高。大船小船也都装上现代化器械，风风雨雨里，满载而归的日子更多了。“引进来”和“走出去”，接续的奋斗，使许多人家都摆脱了贫困。于是，渔家灶膛的火苗愈燃愈旺了，升腾的炊烟也愈来愈欢了。不少人家，眼看着盖起了新房，收入也稳定了，便开始思量着改善伙食，鸡、鸭、鱼、肉，择日烹饪；锅、碗、瓢、盆，协奏成曲。缭绕、繁忙的炊烟，喜气洋洋的炊烟，轻拂着一家家厅堂，喜跃马鞍墙，俯瞰遍野的梅花……

⑥生活条件改善了，渔村人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有人在新居里摘着香瓜，看见熟人路过，一声亲切的招呼响起：“刚摘下的，来，带几个回去给孩子吃吧。”有人去邻居厨房借点蚝油，邻居刚好煮出一锅海鲜，“来，坐下尝一口！”村头常年缭绕的炊烟下，时而还有邂逅发生：“好久不见啰！听说你外省做生意？来，进屋喝杯茶吧！”……举止之间，言语之中，善意的微笑，温暖的话语，熨帖着人们的心灵。

⑦如今，家家户户用上了煤气灶，只有在岁末年关的时候，需要大灶蒸年糕，炊烟才从烟囱里重新冒了出来，缠缠绕绕、蓬蓬松松的炊烟，总在人的心底勾起不尽的乡思与乡情，满溢出童年和时光的味道。我常回老家看望母亲，每当亲人团聚、朋友相会，或有游子从远方归来之时，村头巷尾，一家家屋内，都会烟气轻笼。亲情的交织，孩子的欢笑，热腾腾的美味，让人体会到家的温馨与幸福。各家各户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袅袅炊烟下，对许多食材，

人们既有传承习俗的做法，又有厨艺翻新的尝试。记得有一年除夕时，我的少年伙伴就办了一回家乡“十大名菜”

宴，特意请来了村里的几个长辈一起过年。桌上，有红鲟蒸粉丝、鸡汤氽海蚌、煎糟鳗鱼块、香油元宝虾、火锅鱼丸汤、什锦太平燕、蟹炒白粿、爆炒双脆、荔枝肉和甜芋泥等“名菜”，色、香、味俱全，村里人也啧啧称道。

⑧缕缕炊烟，慢慢拂过渔村的街巷与人家，在渔村上空轻舞出幸福的味道……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5.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欢快、朴素的炊烟，从烟囱里徐徐而出”，营造出与“依依墟里烟”相似的意境，引发读者的想象与联想。
- B. 结尾段写炊烟轻舞，意蕴丰富，既表达作者对幸福安乐的生活的赞美，也流露出对过去乡村生活消逝的无奈。
- C. 围绕炊烟，文章写了渔村的“变”与“不变”。“变”的是年代和生产生活，“不变”的是人的本色与世味风俗。
- D. 文章写渔村的变化，却在独具特色的饮食描写上花费了大量笔墨，既有浓厚的烟火气息，又能体现文化的传承。

6. 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文章以时空线索行文，从童年到现在，从村里到村外，选材丰富，手法灵活，体现了散文“形散神聚”的特点。
- B. 第②段划线句子用顿号隔开一系列动词，生动再现沿海渔村制作鱼丸的流程和动作特征，语气急促，表达轻松愉悦的情感。
- C. 第⑥段划线句都有一个“来”字，与不用“来”字相比，语义基本相同，但口语化的表达更能体现渔村人的热情淳朴。
- D. 本文表达上长短句结合，活泼灵动，节奏分明；运用比喻、拟人等，语言典雅；描写生活场景，语言质朴，富有生活气息。

7. “评点”是一种简单实用的读书方法，读者可以从多角度切入对文本加以品评圈点，指出其突出之处。请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评点本文的“真”与“美”。

8. 本文与《哦，香雪》都善于运用物象来表情达意，请结合本文中的“炊烟”和《哦，香雪》中的“铁轨”加以分析。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地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梁，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哦，香雪》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麻叔点铳

香莲相中了麻叔，缘于一根火铳。

在沁水湾，谁的脸最俊？谁的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会说话？当然是香莲。香莲是村里的头等美人，那脸俊得让沁水湾的男人干眨眼睛说不成话，胆壮的就托了媒婆去提亲，拿的是供销社里最好最贵的点心。①结果点心咋拿去，咋拿回，连媒人都懒得再去了。

这时候就听得一声火铳响，沁水湾周末大戏台就要开唱了。人们全都搬了小凳子挤坐在最前面，要听村里祖传的“怀梆”和“四加弦”。这两出地方小戏乡土味道太浓，沁水湾的人就爱听这掉渣的土味儿，生生地把那个小戏唱大了，还唱到了县里的大舞台上。

香莲不看戏，她喜欢站在人群后面看麻叔点火铳。火铳一响，戏就开场，锣鼓家什敲打得热热闹闹时，香莲就悄悄地塞给麻叔几双绣花鞋垫，麻叔就迅速地递给香莲一条在镇上买的红丝巾。

麻叔不敢托媒人去提亲，媒人也不接麻叔的点心。麻叔也不敢去香莲家，②他害怕香莲妈拿起那三尺长的大铁铲把他拍出门。

麻叔其实不姓麻，主要是他一脸的小麻坑，所以大家都叫他麻叔，时间长了，他也就认了。麻叔还是个近视眼，看啥都不是很清楚，再加上左眼得过很严重的红眼病，遇风就流泪。可是香莲就是相中了麻叔，喜欢看他点火铳时的潇洒劲儿。

生产队里唱大戏，队长不敲钟不派活儿，全凭麻叔那根火铳“嘭”地一响，召集了全村人聚堆看戏。只见戏台前人群涌动，人声鼎沸，乌泱泱的人们或站立或坐着条凳在舞台前等待，人们一个个笑容满面，往往是几个人把头挤到一处，高谈阔论，笑声不断，大家都在等着火铳声响起来，因为火铳一响，戏就开场。

麻叔从来不做这些小动作，他在人群后面点火铳。③他在哪儿，香莲就一定在哪儿。

因为要点火铳，麻叔精通做土炸药的方法。业余时间，麻叔还喜欢打兔子。他做的土炸药，除了平时打兔子用，过年村里组织各生产队沿街表演传统“故事”（指地方戏、武术、高跷等）时，他就负责点火铳。每隔半个小时，麻叔的火铳一响，各路“故事”都得往前走，直到把村里的主要街道全都转一遍才算结束。那是麻叔一年中最有权威的时候，也是最风光的时候。

这个时候，香莲就一直跟着麻叔看他点火铳。从大清早看到日头落，晌午时，她还跑到家里，用小饭盒提了吃的给麻叔送去。

麻叔点铳，那是一绝。每到村里表演“故事”，头一天他必到镇上的“红星理发店”洗头、修面、刮胡子。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换下原来的旧衣服，穿上一身崭新的衣服，再戴上一顶新帽子，非常神气地走在大街上。只见他一手握着火铳把儿，一手用香烟把铳眼下的小炮点着。几秒钟后，“噔”的一声震天动地，那姿势，那神情，看起来可是真带劲儿。

好汉也有失手的时候。那一年，麻叔点着了火药下的小炮，好一会儿不见火铳响，他自己也好生奇怪，便往铳眼跟前看了看。就那一瞬间，“噔”的一声铳响了。麻叔的帽子飞上了天，麻叔满脸被火药熏得黢黑，不过幸运的是，那喷出的火只是刚擦着了麻叔的帽舌头，如果再往前一点儿，那可就要出大事了。

说时迟，那时快，④身旁的香莲猛地扑了上去，抱住麻叔就哭起来。她用手中那软软的红丝巾轻轻地擦拭着麻叔黑黑的脸，心疼得不行。

香莲问，眼还能看见不？麻叔说，能看见。香莲问，疼不疼？麻叔哈哈一笑，赶紧说，不疼不疼，就是有点儿发痒。

一圈人原本早已吓蒙了，听了这两人的对话，全都笑得合不拢嘴。

农闲的时候，麻叔喜欢去地里打兔子，他那枪法也绝。我们那里秋天、冬天满地种的都是大葱，那兔子就爱在垄沟里卧着，只要麻叔看见，“砰”地一枪，枪响兔倒，利利索索，毫不拖泥带水。可有一回，麻叔就闹了个大笑话。至今村里人见他还说：麻叔掂枪去打兔，一枪打个玉米裤^[注]。

那天麻叔没事，就悄悄地约了香莲去打兔子。他掂着火药枪，满地里闲转。刚收罢玉米，地里有不少剥掉了玉米以后，人们扔在地里的玉米裤。那天风大，一个白白的玉米裤被风吹得直往前跑。麻叔近视眼看不清，以为是一只白兔，便追起来。正巧前面有一条路沟，玉米裤就被大风刮进去了。根据经验，麻叔迅速来到沟边，看也没看，对着路沟就是一枪。只听见“哎呀”一声大叫，把麻叔吓得魂不守舍。原来本村一妇女正在路沟里干活儿，这一枪差点儿打在那妇女身上。麻叔仔细一看，才知自己追的是个玉米裤。这时，麻叔才看清楚，从路沟里骂骂咧咧爬上来的那妇女，正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媒婆刘小彩。

有了这特殊的“缘分”，刘小彩就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说烂了冬瓜，说掉了葫芦，硬是说服了香莲的爹娘。

那一年春节，沁水湾又表演传统“故事”，麻叔身边站着的就是刚做了两个月新娘的香莲。

香莲的脸红扑扑的，粉嘟嘟的，笑得甜甜的，还是那样痴痴地看着麻叔点火铳。

点个火铳就恁大本事？香莲这朵鲜花就这样插在了牛粪上？

沁水湾好多男人都不看戏了，都唉声叹气地回了家。

(有删改)

[注]玉米裤，东北方言，包在玉米上的白色叶子。

9.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小说第二段开头以设问的方式表现了香莲在沁水湾是头等美人，因此，一些胆大的男人们便托媒人前去香莲家说媒。
- B. 在沁水湾周末大戏台开唱的时候，香莲也会前往，但她去并不是为了看戏，而是为了站在人群的后面看麻叔点火銃。
- C. 每到村中表演“故事”时，麻叔都要换下旧衣服，穿上新衣服，戴上新帽子，小说写这些意在突出麻叔的贫穷艰苦。
- D. 麻叔领着香莲去打兔子时闹了个大笑话，差点伤到了媒婆刘小彩，有了这特殊的“缘分”，刘小彩说成了麻叔与香莲的婚事。
10. 下列对文中画横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句子①中仅仅用一个“懒”字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媒人懒散的性格特征。
- B. 句子②表现了麻叔因怕香莲母亲反对他与香莲的婚事而不敢让媒人登门的心理。
- C. 句子③中以“一定在哪儿”寥寥数字突出了香莲对麻叔的一往情深。
- D. 句子④中以“猛地扑了上去”这一动作描写表现了香莲对麻叔的心疼与爱怜。
11. 火銃本为乡村普通之物，然而在本文中有着很大的作用。火銃在全文有哪些作用？请简要分析。
12. 本篇小说与《哦，香雪》一样，在表现麻叔和香雪这两个人物时都采用了侧面描写的手法，请结合两篇文章分别列举两例简要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作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

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跟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

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节选自茹志鹃《百合花》)

文本二：

香雪在一张堆满食品的小桌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东西。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她放下篮子，心跳着，双手紧紧扒住窗框，认清了那真是一只铅笔盒，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它和她离得那样近，如果不是隔着玻璃，她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一位中年女乘务员走过来拉开了香雪。香雪挎起篮子站在远处继续观察。当她断定它属于靠窗那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时，就果断地跑过去敲起了玻璃。女学生转过脸来，看见香雪臂弯里的篮子，抱歉地冲她摆了摆手，并没有打开车窗的意思。不知怎么的她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扒住了扶手。如果说跑的时候她还有点儿犹豫，那么从车厢里送出来的一阵阵温馨的、火车特有的气息却坚定了她的信心，她学着“北京话”的样子，轻巧地跃上了踏板。她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用鸡蛋换回铅笔盒。也许，她所以能够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上车，正是因为她拥有那么多鸡蛋吧，那是四十个。

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她挽紧篮子，小心地朝车厢迈出了第一步。这时，车身忽然颤动了一下，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当她意识到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时，列车已经缓缓地向台儿沟告别了。香雪扑在车门上，看见凤娇的脸在车下一晃。看来这不是梦，一切都是真的，她确实离开姐妹们，站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火车上了。她拍打着玻璃，冲凤娇叫喊：“凤娇！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呀！”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台儿沟刹那间就被抛在后面了。下一站叫西山口，西山口离台儿沟三十里。

三十里，对于火车、汽车真的不算什么，西山口在旅客们闲聊之中就到了。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的只有一位旅客，那就是香雪。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塞到那个女学生座位下面了。

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她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还说她住在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她怕香雪不信，又指了指胸前的校徽，上面果真有“矿冶学院”几个字。香雪却觉着她在哄她，难道除了学校她就没家吗？雪一面摆弄着铅笔盒，一面想着主意。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节选自铁凝《哦，香雪》）

13.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文本一着力描写通讯员牺牲的过程，并集中描写新媳妇的种种行为和反应，让小说的高潮部分弥漫着深深的忧伤和浓重的悲凉。
- B. 百合花图案的被子有联系小说中人物的作用，白色百合花是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化身，象征了他们美好的品质。
- C. 文本二刻画的人物性格鲜明，如通过描写香雪执着地追求铅笔盒，表现了香雪坚定的性

格特征。

D. 文本一和文本二有着相近的风格，既不以情节取胜，又没有什么激烈的矛盾冲突，人物形象塑造得清新美好。

14.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 A. 通讯员衣肩上的“破洞”、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有着丰富内涵，“破洞”主要表现他的节俭，“馒头”主要表现他对“我”的关爱。
- B. 香雪用四十个鸡蛋与矿冶学院女生换铅笔盒，表现出山里姑娘们对物质的向往与追求，也呈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山村人的精神风貌。
- C. 两则文本表现了不同时代感人的青春情怀，文本一侧重写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深情，文本二侧重写改革开放时期女学生和香雪之间的美好情感。
- D. 文本一以“我”的视角叙事写人，不仅巧妙地在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穿针引线，而且将“牺牲”“献被”等情节连接起来，结构严谨有序。

15. 细节是作品的灵魂。请结合新媳妇为小通讯员“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和香雪“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这两处文本细节，简要分析它们的共同作用。

16. 文学社新一期校刊的主题为“青春中国的时代印记”，小通讯员和香雪被推荐为“最美的中国青年”候选人，请根据他们的事迹，任选一个，为他/她写一段推荐词，不超过 120 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玉子

郭昕

玉子学织毛线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人。那一年玉子上大三。摆脱了高考的激烈竞争，又如鱼得水地适应了大学生活，毕业分配大战的硝烟还没来得及燃起。大三就像一张土壮水足的温床，滋生出爱的嫩芽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事。那年秋天玉子开天辟地上街买了三两蓝色的纯毛毛线，而在这之前，玉子最瞧不起周围那些女孩子的，就是吃零食、织毛线这两大恶习。没出息，玉子不能和她们一样。

玉子是娘在玉米地里生的。爹给玉子在小学花名册上填上“玉子”这两个字不到一个月就死了。爹是民办教师，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手扶拖拉机撞死了。爹死时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只是把攥着玉子的手一松，就永远地去了。玉子和弟弟都是攥着娘的手长大的。娘为玉子姐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玉子说不清，玉子唯一能回报娘宽慰娘的就是拼命地读书，读书，拼命地拿回一个又一个毕业证和入学通知书。玉子拒绝一切女红。玉子再没有见过比娘手巧的女人了，天上飞的鸟，水里游的鱼，枝头绽的花，无一不能在娘手下活灵活现，可娘又怎样了？上学或放学的时候，走在村子里那条凹凸不平的土路上，看着那些黄涩的头发上沾着几根草棒棒的，或晒暖或乘凉或奶孩子或纳鞋底的女人，玉子总要在心里发狠，决不能和她们一样，决不。

玉子从那团蓝毛线里发现了那么多乐趣。怪不得要把这类活计称作“女红”，怪不得那么多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女人乐此不疲，玉子笨拙地一针一针戳着毛线时想。这使女人从中体味到一种女人独有的心境，不是别的什么可以代替得了的。三两毛线织了拆，拆了织，玉子足足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为他织成了一双手套，也开始为自己编织一种新的生活。

毛线成了玉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婚前她为他织，婚后为公婆织，有了孩子为孩子织。各种各样的毛线，大小款式不一的毛衣毛裤毛袜毛手套毛围脖把玉子的心塞得满满的。渐渐地，玉子成了公认的织线专家。单位里，邻里间，年轻的年长的女人们买了漂亮毛线，都会说：找玉子去，找玉子去。有人建议：玉子，把你织的那些花样编本书吧，准比街上卖的什么棒针花样大全强得多。要是没有后来那事，玉子准会编一本棒针花样大全出来。

那件事其实也不算什么。有天玉子进门后看到丈夫穿了件暗红的细羊毛高领衫。丈夫有些不自然地耸耸肩：还可以吧，刚买的。玉子说：不错，很贵吧？晚上，丈夫睡着后，玉子掂着那件暗红色的毛衣在灯下审视良久。毛线松紧不匀，一看就知道出自新手，有许多地方大概拆过，细看能看出一段段的痕迹。这么细的毛线，这么宽大的一件男人毛衣，织了拆，拆了织，一针针下来，要织多少下呀。玉子想起大三那年为他织的蓝手套。连着几个夜晚，玉子没有睡着。

生活是一个圆，绕了那么大一圈后玉子又站到了当初起步的那个点上。那天，玉子打点了自己的衣物，把在书架上搁置多年落了厚厚一层灰的专业书取下来，拍打拍打，一本本整整齐齐码在从街角商店买来的方便面箱里。一辆出租车连人带东西一块儿拉走了。在曾经被玉子视为“家”的那套房子里，大衣橱抽屉里躺着一把长短粗细不等的棒针。那么粗的一把，足有几十根。两头用黑皮筋结结实实扎着，是玉子昨晚上扎的。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玉子把它们丢了。

17.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玉子原来觉得女人织毛衣是恶习，是因为母亲的遭遇给她造成了不良的心理感受。
- B. 丈夫的新毛衣是手工编织的，他却说是买的，玉子从这个拙劣的谎言中发现了丈夫出轨。
- C. “搁置多年落了厚厚一层灰的专业书”，暗示读者婚后的玉子是一个毫无追求的人。
- D. 玉子离家时“一辆出租车连人带东西一块儿拉走了”，展现了玉子独立、决绝的性格。

18. 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中的玉子有勤劳贤惠、心灵手巧的一面，也有独立坚强的一面，是一个立体丰富的圆形人物。

B. 从痛恨织毛衣到迷上织毛衣，作者只用“爱情”来解释人物的剧变，理由不够充分，说服力稍显不足。

C. “笨拙地一针一针戳着毛线”一个“戳”字传神地将玉子初学织毛衣时的笨拙和认真展现得淋漓尽致。

D. 第五段开头“那件事其实也不算什么”，看似语气平淡，实则使用反语，说明这件事对玉子的打击之深。

19. 玉子的织毛衣针和《哦，香雪》中的铅笔盒，两件道具在小说中发挥了哪些相同作用？请结合作品进行简要分析。

20. 小说结尾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玉子把它们丢了”，你觉得玉子是有意还是无意？请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哦，香雪

铁凝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然而，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这短暂的一分钟，扰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就在这个一分钟里，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有时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有一回她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打听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还问到它的价钱。谁知没等人家回话，车已经开动了。她追着它跑了好远。也许就因为香雪是学生吧，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

这一晚，她在一张堆满食品的小桌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东西。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她放下篮子，心跳着，双手紧紧扒住窗框，认清了那真是一只铅笔盒，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它和她离得那样近，她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香雪挎起篮子站在远处继续观察。当她断定它属于靠窗的那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时，就果断地跑过去敲起了玻璃。女学生转过脸来，看见香雪臂弯里的篮子，抱歉地冲她摆了摆手，并没有打开车窗的意思，不知怎么的她就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扒住了扶手。如果说跑的时候她还有点犹豫，那么从车厢里送出来的一阵阵温馨的、火车特有的气息却坚定了她的信心，她轻巧地跃上了踏板。她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用鸡蛋换回铅笔盒。也许，她所以能够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上车，正是因为她拥有那么多鸡蛋吧，那是四十个。她挽紧篮子，小心地朝车厢迈出了第一步。这时，车身忽然悸动了一下，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当她意识到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时，列车已经缓缓地向台儿沟告别了。

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

她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香雪一面摆弄着铅笔盒，一面想着主意。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满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唧唧”地歌唱。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

（节选自《铁凝文集》，有删改）

文本二：

意外

铁凝

台儿沟很少有人家挂照片，也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镇上没有照相馆，去趟县城，跋山涉水来回五百里。谁家要是挂张照片，顿时满屋生辉，半个村子也不免热闹几天。

山杏的哥哥来了封信，向家里要张“全家福”。接到哥哥的信，山杏整天催爹妈去县城照相。

从春天到秋天。现在，摘完了核桃，又摘完了柿子。爹对山杏说：“明天咱们就上路。”

山杏一晚上也没睡好。睁开眼看看，妈正弯着腰烙饼；又睁眼看看，妈还弯着腰烙饼；再睁眼看看，一摞白面饼高高地堆在桌上。她想，这不就是过年吗？过年家里也没烙过这么多白面饼。

天不亮，山杏就穿上过年时的新罩衣。山杏打整着自己，妈也打整着自己。山杏还从墙上摘下那块落满灰尘的小镜子，前前后后让妈照。直到爹在门口等得不耐烦了，妈才挎起了沉甸甸的篮子。

他们走了二百里山路，搭了五十里汽车，喝凉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篮子干饼，第三天才来到县城，山杏一心想着妈在路上嘱咐过她的话：“听人说，照相馆的灯比太阳还亮，到时候再亮也不能眨眼，一眨眼就照成瞎子了。”

进了照相馆，一个烫着卷发的姑娘把他们领进一间黑屋。“哗”的一下，一屋子灯都亮了——有高楼，有大厦，有鲜花，有木马……山杏的眼都不够用了。忽然间她被人拉住胳膊塞在了爹妈中间，原来照相就要开始了。烫发姑娘躲在一只木匣子后面顶起块黑布，左比划，右比划，这使山杏又想起妈在路上嘱咐过她的话。她扭头看看妈，妈已瞪起了眼睛顾不得看她。她又扭头看看爹，爹也正睁着眼睛向前看。山杏转回头，也赶紧把眼睛瞪得圆圆的。木匣子里“咔嚓”了一声，一屋子的灯也跟着灭了。他们又摸黑走出屋子。

半个月后，山杏爹从大队部拿回一个照相馆寄来的信封。山杏赶紧抢着撕开口，里面果然有张照片。谁知，上面没有大睁着眼的山杏，也没有睁大了眼的爹妈。照片上就一个人，一个正冲他们全家微笑的姑娘。额前的卷发像云彩，弯弯的眼睛像月牙儿，比照相馆那个卷头发的还好看。

山杏爹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山杏家的墙上挂出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冲所有来参观的人微笑着。有人问起这是谁，爹妈吞吞吐吐不说话，山杏说，那是她未来的新嫂子。

山杏知道撒谎不好，但又觉着，不管怎么说，从此，她家也可以和那些有照片的人家媲美了。

（节选自《铁凝文集》，有删改）

21. 下列对选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两篇小说均采用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角度，既居高临下俯瞰远观，又探幽入微细品细察，一切景象与故事都自然顺畅而灵巧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B. 两篇小说意象的选用都别具匠心，照片、铁轨、火车、铅笔盒都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作者借以传达了贫困地区的人们对于改变生活现状的渴求。

C. 诗化小说《哦，香雪》通过环境或场景描绘来营造氛围，表现情感。文中的败草、荆棘、怪石等灰暗景象，衬托了香雪内心的恐惧不安。

D. 两篇小说构思独特，以小见大。关注中国农民的命运无疑是重大的主题，文章却通过换铅笔盒和照相的琐碎小事来反映主题。

22. 两篇小说都有“意外”情节的设置，请选择其中一篇小说中的“意外”情节，从情节、主题两方面分析这样安排的作用。

23. 有人评论这两篇小说像支“冷峻而唯美的短歌”。请结合文本简要赏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奶奶的火车梦

刘林波

那时，他还是嘴边刚长出毛茸茸胡子的愣头小伙子，她还是八月苹果一样未成熟的青涩少女。

一个初夏的下午，社员们把晒好的小麦刚入了囤光坦的晒麦场就像刚烙完饼的平底锅，散发出热乎乎的香气。别急，好戏即将开始，社员们你一团我一伙地聚在晒麦场周围的麦秸垛下休息，有人耐不住了，喊：“开火车了！”

一辆，两辆，三辆……汉子们把干活用的平板车连在一起，捆好，拼成了“火车”，分成五六个小组进行开火车比赛。说是开，其实是推，“火车”上横七竖八坐满了人，他们嘴里齐发着“呜呜”声，参赛者便翘起屁股，在后边拼命地推着车子跑。他们谁也不服输，满场子乱转，谁“开”得快，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最短，谁就是冠军。

那天的冠军是他，他成了众人眼里的大力士，“乘客”们合力将他抛了起来。被抛向空中的时候，他无意中瞅了坐在麦秸上的她一眼，正在纳鞋底的她也刚好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

闹够了，他特意走过去，看着她水晶葡萄一样明净的眼睛，问她：“你咋不来坐‘火车’呢？”

她害羞地低下头，轻声嘟囔：“要坐就坐真的火车，假的就是假的。”她和众多的乡亲一样，只是在电影里见过火车，火车站还在山外很远的市里首先得坐一个多小时驴车到乡里，接着从乡里坐一天仅一班的客车到县里，再由县里转车到市里总共有一百多公里的路，而她最远才到过乡，“假的都坐上了，离真的还会远吗？”他开导她。

“是吗？”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37100132064006145>